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氏傳說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舉人臣閻學朱

謄錄舉人臣邵颿

左氏傳說卷十五

宋 呂祖謙 撰

昭公

魯人侵邾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執行人叔孫

婼二十三年

魯人侵邾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執行人叔孫婼初時晉使婼與邾大夫坐論曲直婼則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請以寡君之命介子服回當之既歷舉周制為辭

乃不果坐其後韓宣子使郝人聚其衆欲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則去衆與兵而朝宣子悟士彌牟之言弗與乃館諸箕及范獻子欲求貨於叔孫使以請冠為名叔孫與之兩冠而不與貨到得申豐以貨如晉而叔孫又禁之使他不得行貨惟其如此所以卒免於難而魯亦免大國之討及其歸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觀叔孫處艱難險阻之際措置經畫纖悉曲折件件皆當故能不辱君命叔孫之能固可取也學者於

叔孫之事但知叔孫處死生艱危之際如此以身衛社稷其所以能此者則有所自當究其源流蓋古之大臣有世職者必有家學當時魯三家叔出季處蓋魯之季世季氏掌國中之事叔孫氏則世掌四方之事凡魯之出使無非叔孫觀昭元年叔孫豹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此便見叔孫氏世世專掌此職平日父詔其子兄詔其弟無不專講論此一事則當時纖悉曲折無不知之

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二十

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言曰子常必亡郢謂茍不能衞城無益也囊瓦子囊之孫也當時子囊為令尹襄十五年卒遺言令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以城郢論之子囊既有遺言今囊瓦果城之可謂能承乃祖之志而終其業何故當時深識遠慮之士便指以為危亡之證蓋當時子囊建城郢之議時正是楚國之勢尊安閑暇時能為預備之計此正是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到

得囊瓦為令尹時内有弱勢外逼强吳則其城郢蓋不能與人校要得畏避退守為自固之地自郢之外有不暇及故城郢雖同事勢大異天下之事固有事迹同而心甚異者不可不察也當尊安之時城郢乃所以見其有備當畏縮之時城郢豈非危亡之證正如仁宗朝西夏内陵范文正公建築都城之議當時斷國論者以不可示弱諍之亦沈尹戌城郢之意也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二十四年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禮而歸之叔孫疑其來殺已乃使梁其踁待于門内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前日奮然而前雖死不屈到得此恐士彌牟來殺已反與家臣謀欲殺之前日直前不可少屈之氣至此盡消索不見了以此知血氣把持終是有衰時雖能勉強於前終不保其移易於後惟是集義而生至於浩然之氣則終不可得變

昭子如宋逆女公若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九

月戊戌伐季氏 二十五年

天下之事固有未為之前而成敗可以先卜者魯昭公欲去季氏當時季氏專秉魯權巳百餘年魯之失政巳四五世大抵欲去百餘年之強家巨室非其謀之審重周密終不能成事觀昭子為季平子逆女於宋季公若從是時昭公已有逐季氏之謀雖其謀未發然已可逆知其無成觀宋欲以女妻季平子平子使昭子逆女公若於聘女之際已知其必逐季氏使宋勿與女曰魯將

逐之是昭公逐季氏之謀雖未發而季氏之徒已泄於外國凡出師鄰國與夫除權臣之謀不可三人共昭公欲逐震主之權臣與百餘年之強家巨族其謀未發先使異國聞之其不審不密可知夫謀既聞於外國平子豈不知其深謀固慮為備必久看公若此一段凡與昭公謀者其病有二其一曰疎其二曰易欲逐季氏謀未發而泄於外國其疎可知逆料平子無能為而其謀不密則其易可知有此二病安能成事觀昭公逐季氏本

末考論其故不惟君之謀不密當時之臣亦皆輕淺而無謀大抵欲去百年之強室非其君剛明果斷沉幾先物終不能成大事觀昭公逐季氏本末其謀却不出於昭公都是羣臣湊合成此事蓋始者季氏與公若有怨又與郈氏有怨又與臧昭伯有怨季氏與下面臣有怨故皆欲逐季氏昭公始雖不信而終從之此是逐季氏發源處舉如此大事本不出於人君之心却出於下面嬖倖之人與左右二三大夫當時羣小挾私怨而醞釀

其謀昭公既自無謀如此安能成事觀其當時聘女於宋鄰國已知了看他相與議論之際初昭公憚季氏之強不從傒祖之言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大凡惟口起羞出好興戎惟甲胄起戎投機之會間不容髮當時欲逐季氏言一出於口却停待數月則其謀如何不深其備如何不素季氏之為謀既深為備既素何故公遂入季氏之門季氏猶未覺此見季氏機謀之深欲歸咎於昭公先引昭公入來見得有殺他之迹他却陽為不敢拒

君之狀所以為後日文過之地做一重籬障觀公之能入其門而不能登其臺足見季氏之為備雖不見於外而備於内者有素矣後來叔孫果來救他當時從昭公與謀之臣皆輕淺寡謀獨子家羈深謀遠慮有臣如子家羈者乃不能用此昭公之所以亡國季氏之勢所以不失學者須看子家羈忠愛懇切似非春秋時人初公如晉女叔齊言有子家羈不能用其言遂至聞於諸侯子家不以昭公之不用而拳拳之忠常不已使昭公早

從他言不至逐於季氏子家初言讒臣以君僥倖不可為蓋當時與公共謀之臣何嘗以禄去公室政在大夫為念但以私怨相報耳昭公既無定志下面又無誠心如何做得事成公是時不獨不從子家之諫而反退之其拒之深矣自常人處之使子家忠誠不篤則以為我已曾諫君君不聽我去之可也然子家方且曰臣與聞命言若洩臣不獲死到後來猶入身荆棘之中周旋其間昭公雖不從亦要分數救他此尤見其應變精密尚

冀公之聽其言而消其禍患也此事第一着不能聽子家之言及季氏登臺請命儌然以為得志而弗許請囚不許請亡不許請待罪不許昭公與羣臣之心自以為唾手可取季氏子家羈又言於公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公又不聽此又見公與羣臣皆輕淺寡謀不知季氏登臺之請豈其誠心猶設檻穽以待公使過在公而不在已當時之臣不知季氏自有深謀獨子家識其姦使公當時能從子家之言則君臣之間其患猶未深

此第二着不能聽子家之言及叔孫氏之臣司馬鬷戾救季氏伐公徒果敗子家又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又不聽蓋子家慮事精當能料季氏終不敢成簒弑之事公上二着既已不能聽其言於此苟能聽其言季氏雖專權不到輕去其國次于陽州取笑於諸侯此是第三着不能聽子家之言三諫不從猶未已及公孫于齊齊侯請致千社公一聞之而喜便有安齊之意其輕淺可知子家又言

天禄不再不如早之晉昭公全不能處事晉雖衰微猶為盟主尚可號令諸侯而納公公不知齊侯無信而安於齊終不能求援於晉而晉亦得以為辭此是第四着不從子家之言夫以子家之於昭公言屢不聽而拳拳之忠愈不自已事無不諫慮無不盡學者須子細看他本末便見子家之用心處

容二十五年

宋樂大心言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

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此一段當時晉頃公會諸侯輸粟於周宋樂大心獨拒晉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如之何使客晉士伯責之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引他許多從

來舊例以責樂大心大心不敢對受牒而退以此晉士伯能舉許多舊例故典以折宋人可謂有專對之才大綱看左傳是如此然此一事為晉人惜惜乎晉人用得小了何故用得小了他引舊事以責樂大心止能服大心而已所用小晉人如能因此自反其益非細說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今於此不出粟必是我德澤不及先公信義不如先公羣臣輯睦不如先公士卒訓整不如先公宋所以敢如此前此恭命今

為踐匽晉人反思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今忽然如此我豈可不自反使其能如此則文公之霸業可復惜乎士伯引將來責大心使得小了此晉所以終於不霸也

刑鼎二十九年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濵遂賦晉一鼓鐵以鑄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濵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左氏載仲尼之言夫晉國將守唐

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以左氏所載仲尼之言考之當是時春秋之末所謂周室法度尚在何故看晉文公之時唐叔所受法度本末都在有志王者之事用此法度尚可去維持與孟子時不同到孟子時班爵祿之制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時雖不同而萌芽端兆皆起於春秋時使諸侯常守周室之法度必可長久緣春秋諸侯國自為政不用先王之

法如魯之作丘甲用田賦如鄭之鑄刑書作卯賦如晉之鑄刑鼎舉三事論之當時諸國已自不用先王之法所謂先王之法不過藏之書府而已所以其漸到戰國之時敢去其籍大抵先王法度本末具在不可得而變然而立法之時所謂諸侯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當時文武成康分付諸侯雖數百年尚未嘗變無緣一次剪滅得非特先王之意在而唐叔之法度亦在看仲尼言文公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文公雖求近功要速效亦

未能全變到這裏方始敢變當其鄭鑄刑書之時晉叔向詒書以責之叔向晉國之望想叔向既以為不然必舉晉國之人亦以為不然到十數年之後晉鑄刑鼎蹈鄭之覆轍正緣老成先進都盡所以做亂法度事使叔向在見他國鑄刑書尚且詒書以責之則晉有所畏必不敢鑄刑鼎以此知為國家者須有老成先進必不到做壞法度事晉所以衰由老成先進皆亡使叔向在何緣至此

左氏傳說卷十五

左氏傳說卷十六

宋 呂祖謙 撰

昭公

齊侯欲納昭公命無受魯貨二十六年

齊侯欲納昭公命無受魯貨此命固是然後來季氏之家臣申豐以貨如齊終能轉移伐魯之謀以此知國家不可存小人之根小人之根正如人之有病根外邪客氣乘他病處入來當齊君下令於國非不信然而病根

却在梁丘據上曾之家臣雖在千里之外亦能逆知齊侯病根所在而投之毫髮不差唐時柳子厚論梁丘據言能尊信晏子至與之作贊他當時固有所激然亦不識他大姦所在亦不知晏子所以就他處晏子國之正人雖梁丘據欲效區區之小忠晏子何嘗肯附他所以每事指他情狀淺而論之固如此深而論之則不然以晏子之介亦自被他移換了雖其正色立朝介然自守梁丘據雖獻小忠施小惠晏子固不肯受他然與他不

竝立之意思都慢了不過時時規正他梁丘據才調護得晏子無不兩立之意他於此可以立脚便是轉移得晏子處便是晏子就他處

晏子論彗星則曰天道不諂昭公二十六年

論路寢則曰在禮同上

一言省刑踊貴屨賤昭公三年

不誅祝史厚斂困民昭公二十年

齊之業固衰於景公然當時忠言讜論亦莫盛於景公

看左氏所載晏子立齊之朝雖不秉政觀其前後獻忠如論踊貴屨賤至於一言省刑如論不誅祝史如論厚斂困民如論省方觀民如論和同之説如論彗星則曰天道不謟論路寢則曰在禮大抵左氏所載七八事忠言讜論如此之多何故不能救齊之衰亡且景公非不能聽信晏子之言看左氏載晏子之諫或曰公乃止或曰公曰善哉此類甚多如孟子所載晏子論巡狩述職景公大説又如論語所載景公問

政夫子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曰善哉見得景公於忠言讜論未甞不欣然領受而齊卒不振者葢能聽而不能用也此所謂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大抵人君寧可不受忠言固執而至於忿激如此只是不受猶可望他有箇轉移道理至於知聽而不知用人君之大患正在此孔子是大聖人言語尚不能轉移景公之心況晏子學問力量

視孔子不啻天淵如何移得景公之心以此知人君雖有寬容之量徒受直言而不能用之則國之廢興存亡正不在此

吴公子光弑其君僚二十七年

吴公子光弑其君僚考左氏所載本末公子光固不能無罪然吴王亦不知根本之虛因楚喪而伐楚親賢國之望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伐潛用兵於外而季子又使之聘于上國遂至于晉以觀諸侯之強弱一時親近

之臣皆安頓在外故公子光得窺伺閒隙得行其謀而作亂此見得吳王不知根本之虛處大抵為國之根本莫大於親賢兩字有親則可以藩屏王室有賢則可以鎮重朝廷雖有姦賊不敢覬覦今則吳王親如掩餘燭庸則使之帥師圍潛賢如季子則使之出聘于外此公子光所以成篡弒之禍使數子皆在王之左右安得至此公子光包藏禍心固已久矣至此方得逞其志大抵篡弒之臣秉閒投隙固不足論所可罪者吳子也向使

他不知公子光之姦愈信他為腹心如此則是不覺不悟不足深罪觀公子光伏甲享王之時吳王亦自知其謀觀其使甲坐于道及其門門階户席皆王之親當時設備如此其嚴然終不免於禍是明知其謀而明陷於禍吳王既明知他有簒弒之心須當兢兢業業遵養時晦於此上做工夫既不曾於此上做工夫而親信之臣如掩餘燭庸季子之徒不當使之在外數子既在外安得不致簒弒之禍以此觀之則罪不専在公子光實吳

王之罪

楚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 二十七年

楚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為鄢將師費無極所譖卒不免於禍以常情論之直而不和固掐尤納禍之道今郤宛既直且和亦似乎剛柔相濟亦似乎得守身之道何故為小人所譖終不免於禍此最當察大抵處無道之世讒邪在朝郤宛在下位適得一國之情為上下所喜自然掐禍天下之人所以掐悔尤之道有易察者有難

察者若大剛不濟之以柔大柔不濟之以剛其為枱尤
召禍却易察到得既直而和柔剛相濟只去身上看已
自無病已自得處身之道以大勢論之這箇病根難察
蓋是卻究已不識時了自以為處身於無愧之地然而
致亂自有一箇要領但看費無極譖郤宛這一段可見
大抵君子小人固猶氷炭薰蕕不相同塗然既與他不
相入雖有仇疾之心終不至於甚且如小人所貪者在
權勢我不可貪權勢而與彼同塗小人所慕者利禄我

不可慕利禄而與彼同塗我既不與小人同趨於權勢利禄他如何仇疾得我當是時令尹子常既秉楚國之政是權勢利禄樞要處看他無極欲譖郤宛時先謂郤宛曰令尹將飲酒於子氏宛言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費無極説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從而酬之雖是常事不知此正入無極機械所以得嗣進其説無極機械如此乃小人之常事然郤

宼對無極之言如此便是親附子常之意子常好賄信讒是權勢利禄所聚之地而小人之所附爭趨者也使郤宛有高見遠識方無極説誘時正當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望望焉若將浼之方可郤宛不合有親附之意安得不被禍以郤宛得一國之情何故不免於禍只縁又却親附子常正與小人同塗行若果是明直君子必無親附小人之意郤宛以親附取死未足多恤若飲酒一段此是費無極設機穽以陷人有不足論也

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為三縣二十八年

晉自平公之後公室漸衰當時六卿分職叔向前日對晏子言所謂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所以扶持公室者剪滅殆盡到得祁氏羊舌氏之滅六卿之勢愈盛晉之亡證於此可見何故當襄公之前六卿雖已在列尚自有欒郤胥原狐續慶伯分布于朝小大相維參錯其間所以雖有人專政亦不得逞至此互相吞併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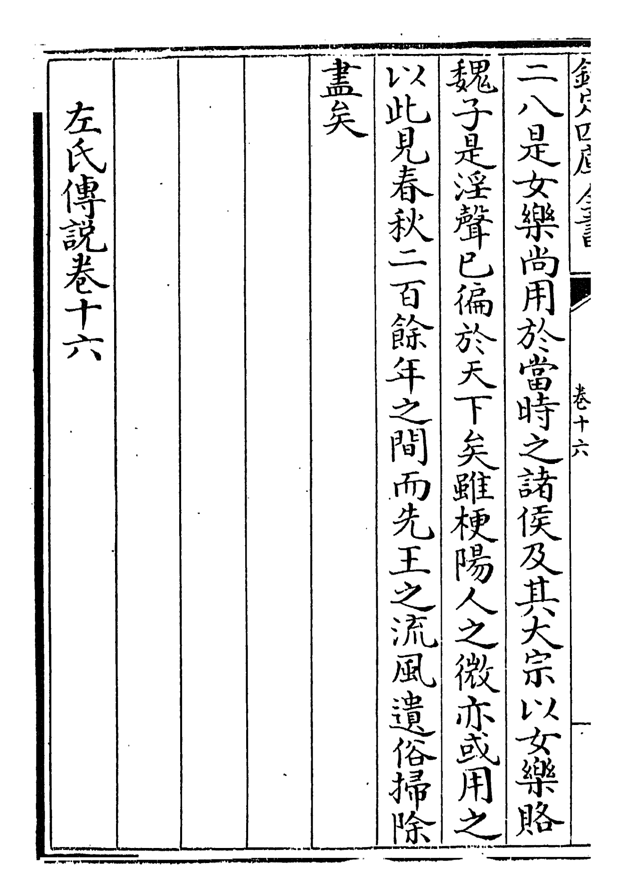
存者止六卿而已其餘強家大族皆剪滅殆盡自然禄去公室此一段事左氏所載論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為三縣及用十人為大夫他謂與得其人為獻子美事這只見得小節不得大體所在若以小節觀之一時分付得當固是可喜這只見一時事殊不知以大體而觀之則六卿分公室實自此始豈不大可憂學者考古論治須當自大體處看不可就小節上看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 二十八年

梗陽人有獄魏戊為大夫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當時閻沒女寬於從容飲食之間而能感悟獻子看他言語和易不迫自有感發人處前輩論之者多矣此一段尚見得三代之遺風又見得春秋之時乃戰國之初大抵春秋之際堯舜禹湯文武典刑法度幾盡而僅存戰國秦漢風俗方生而未盛正是兩邉接頭處且論梗陽人之獄其大宗賂以女樂固見得鄭衛之聲起

雅正之音絶是戰國秦漢起頭處兼行賂亦不是好事然行賂乃是大宗尚見得患難相恤之風先王五宗之法尚消磨未盡未至相視如路人此猶見是三代之遺意以此知當時若有聖賢出扶持之尚自有所因可復先王之舊不如後世聲消氣絶難整頓因此一事亦可見得樂之變前此三代之衰雖有所謂滛樂如桑間濮上之音然當時尚未敢肆行不過是無道之君出來時暫如此後來便自消亡且如桀紂之衰女樂淫邪之聲

固已有之然亦未至於肆行葢此時先王之正氣未衰雖欲恣為之未可也此固不必於其善處觀之但即其不善處考之亦自可見且以春秋終始之變論之其始也楚是蠻夷之國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宫側振萬馬為淫慝之事以行不正固不可言然而用萬舞之樂尚自存雅正之音使當時敢肆行淫樂子元用之必矣以此見春秋之正氣勝淫樂尚未敢放行到得後來鄭賂宋以淫樂之矇齊人歸女樂晉侯賜魏絳女樂



二八是女樂尚用於當時之諸侯及其大宗以女樂賂魏子是淫聲已徧於天下矣雖梗陽人之微亦或用之以此見春秋二百餘年之間而先王之流風遺俗掃除盡矣

左氏傳說卷十六

左氏傳說卷十七

宋　呂祖謙　撰

昭公

晉頃公卒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三十年

晉頃公之喪鄭游吉弔且送葬以一人兼二人之職晉人所以責之當時觀子太叔對尚見得先王之制士弔大夫送葬這箇三代典制天子須加一等後來晉之喪事諸侯葬禮已過厚及周失政諸侯移所以事天子者

事晉了稍有所貶降晉人便責之然而觀子太叔之對當時周室雖微天子有事諸侯皆往事之雖不如事霸主之恭看靈王之喪鄭簡公在楚印段實往以此觀靈王之時去霸者未遠周室有喪諸侯大夫尚自往見得王室雖衰尚自閒有相維持處到得後來五霸盡了到七國不復有周因看許多制度見孔孟之時不同孔子之時周雖衰天命未改先王德澤尚在諸侯尚有尊王室之心孔子出來多說尊王至作春秋以尊王為本到

孟子時分商為東西天命已改孟子出來勸諸侯以王者葢緣時節大不同了大抵後世不考其時節不同欲解說孟子不尊王強取孟子一二事終不能勝議論者之口孔子時尚可整頓天命未改孟子時不可扶持天命已去了須如此看方公平

吳子問伍員伐楚何如 三十年

吳子問伍員以伐楚之策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

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如隋之平陳賀若弼以沿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兵五百人自横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正是得伍員多方以誤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之策伍員之精於兵固不待論他說楚病源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而以為敗亡之根

本大而天下小而一國必衆人扶持而後得立若各自彼此無人任國事何緣能立得伍員之言甚的當大抵觀一國之興亡有樞機關紐處楚之所以亡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其樞機關紐在此雖以六千里無一箇擔當國事人安得不亡然又須看其所以亡大抵公則一理私則萬殊若人人同心戮力無緣得乖惟其各私其私互相忌疾互相彼此所以衆而乖此推於彼甲推於乙各自謀身而已楚之朝人臣非不衆國家無一人肯

擔當為楚王者都不見為鄰國者已見之此最可慮楚國人臣雖衆都無人把國事為已事最為國之巨患人主所當深憂

晉侯將以師納昭公 三十一年

晉侯始者將以師納昭公范獻子受賂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看晉執政之臣如此豈誠有納昭公之意不過為盟主備禮做這一着子冢羈見

得事勢如此本無納公之心但是晉以方伯欲為具文備禮塞天下之議故慇懃勸昭公不就此歸終身無歸期晉人謂我欲歸公公自不歸我責已塞以子家羈之明豈不知昭公之歸季氏專權縱使昭公歸國失權子家羈於是權輕重量事勢說公雖不得好歸亦勝越在草莽從昭公之衆可謂不察事情看昭公之臣左右前後都是輕淺不察事情前此在國既如此今此在外又如此公不知季孫之名是備禮反認做誠了靠之如泰山

之重然而昭公有一子家羈不能用反聽從亡之言以此知昭公終始皆未盡善子家羈之謀雖無一中其忠誠懇切如此雖然看他心大抵觀古人事迹於事上看不足以知他心須平心看他心之所存以他迹考他心以所載考所不載以形見考所不形見而今只就形迹上看子家羈勸休伐季氏昭公不從所以出亡後來勸昭公歸昭公不從終不得歸若去形迹上看子家羈初勸休伐季氏不過鎮靜不生事及勸昭公歸不過包羞

忍恥所遇事勢不同所以為此謀殊不知子家之心不得已如此看他才識智慮使其不事昭公豈止安忍不犯強臣使其遇明君必能遵養時晦再振公室之權惟是昭公手段設施不得看子家羈為昭公謀都是第七八着若子家羈之謀止於此大段失本意

王使富辛如晉請城成周三十二年

自王子朝之亂諸侯戍周到這裏敬王謀於晉為之城成周當時人心未定所恃者城郭而已今范獻子魏獻

子謀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他是晉秉政大臣自相謀如此以事迹上看晉人合諸大夫以城成周定其高低厚薄以令諸侯似共王事以春秋之末晉之衰諸侯能如此已是閒見之事看晉執政不要去迹上看須看其執政之相謀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做此城成周一段事自此天子之事都不要去管他了這一段大段要看自周之衰五霸扶持王室固是無誠心欲借王室以求寵於諸侯何故到

春秋之末雖五霸亦無尚有王澤未盡略知有王室在
到得王澤欲盡僅有毫髮之存王不能因此振奮再張
王室此一段事以略言之做一番便不管所以謀雖有
後事晉勿與知可也晉一國之心如此若以天下大勢
論見得周所以不復振處何故當時人心九分在私止
有一分在王室以一分做十分事為周城了事王室之
心便亡蓋緣此一番用盡豈特范獻子魏獻子之過為
周王者所當增修國政保護愛養生起諸侯尊王之心

反不審天下之大勢令城其城諸侯尊王室之心皆亡此周所以衰

定公

季孫言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元年

魯昭公身沒於外季平子使叔孫成子逆昭公之喪於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當昭公之時昭公與季

平子相與如水火從昭公者是季氏之雠從季氏者是昭公之雠子家當時從昭公於外竭其股肱之力無所不至以人情常理論之從昭公則不得於季氏得於季氏則必不從於昭公子家既從昭公今季氏却反思其謀深中吾心要與之共國事須看子家羈何以得此於季氏這一事便見得子家平日忠信誠實雖居君臣如水火之際上則不見疑於昭公下則不見疑於季氏兩不相疑使昭公能盡心以聽子家羈其小則可調護季

氏使不至於有跋扈之患其大則可以平季氏而復公室之權故其從昭公淹恤在外許多年尚自兩邊無疑心未有謀不中者使其當時悉心聽之則君臣之間豈不可平惜乎有如此之人昭公不用都無所施大抵兩邊相疑中間最難為人得那一邊人信這一邊人便不信兩邊人最難得惟是子家羈忠信誠實所以能如此昭公不用此人以調和却至客死於外昭公之失自可知看子家羈所以去就之際所謂商之三臣自獻于先

王亦是此心無愧於幽明叔孫自乾侯逆昭公之喪便
見得子家外國之朝相避就而不見及至叔孫請見子
家羈便辭以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
敢見這一段自常情論之不過説道不敢見恐相見了
難為辭然其意也不止此夫子家羈所以不見叔孫正
所以明大義昭公魯國之君淹恤在外十數年魯之臣
子都無復君之心皆不知有君只以喪自外國歸魯國
而無臣子如此以王法論之皆在可誅然則子家不見

叔孫不是恐難為辭正所以明人臣之大義子家子既從昭公出自不當見昭公之讎季孫左右前後無非昭公之讎子家子正所以明大義叔孫既不得見子家羈叔孫受季氏之命至誠説與他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得昭公之謀季氏公子宋元無預於其間所以季氏欲立之這一段是欲與子家商量同謀立君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這第二節是商量納從亡臣子

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這第三節致季孫慇懃之意他說季氏願與子家同為政看叔孫傳季氏之言皆心腹之語以告子家如立君之大事欲與之同謀是果然信得子家過非子家忠信誠實何以至此觀子家之辭叔孫從容曲折有不盡之意看他說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且立君大事自有公論幽則有鬼神以至公之法論之不見叔孫乃是不與季氏之大者若從君者則

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這兩句斷了若以禮貌從昭公出者無從君之誠心不得已而出若是誠心從君其義自不當與季氏同處子家自知去就之義所以說道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子家這幾句却是無愧於幽明觀子家言語人情大段合天理有一箇自獻于先王之心不共戴天之義當時昭公知我出今昭公雖死豈可背我之義固自當逃不與季氏同處這幾句最可以感發人處子家報此

心於神明對此心於天地凡有血氣者無不感發當時若昭公許多人不都是至誠從昭公須有一半要歸一半不要歸一半是誠心從昭公一半是貌從昭公貌從者自可歸至誠從者不當歸當時雖是一半貌從昭公何故從公者無一人肯歸皆是子家誠心感動有力皆有不共戴天義觀子家此言此心可以動天地感鬼神何況人之有血氣者乎今觀此言自有感動人之意大抵看子家羈之事須當子細玩味凡人材多隨風氣所

降春秋風氣如此便有春秋人材戰國風氣如此便有戰國人材秦漢風氣如此便有秦漢人材世人莫不為風氣所移惟豪傑之士不為所移如子家羈雖在春秋喚做春秋人材不得如董仲舒雖在漢喚做漢人材不得如諸葛亮雖在蜀喚做蜀人材不得皆不為風氣所移學者深思反覆玩味則良心油然生矣

左氏傳說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氏傳說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暘栻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舉人臣邵颿

左氏傳說卷十八

宋 呂祖謙 撰

定公

楚子常欲蔡唐二侯裘馬二年

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四年

晉人假羽毛於鄭同上

祝佗言於萇宏蔡將先衛同上

楚令尹子常以貪賄敗國之政為一裘留蔡昭侯三年

為一馬留唐成公三年以一裘一馬之故淹留二國之君囚之至於三歲之久使他怱然有與楚必爭之意後來到吳入郢柏舉之敗楚國幾亡子常之罪雖三尺之童亦知後世觀史冊者莫不知其然然而病源不可不察大抵人心之所用有大有小若用大可以經緯天地可以開物成務可以財成天地之道若用小聲色玩好之間而已子常以一裘一馬所以前有危而不見後有患而不知心之用小如此學者看此須察他用心在甚

處唯復在仁義禮樂上唯復在於狗馬玩好上若用心在於狗馬玩好上則子常此等事便漸漸做出來學者觀此不當徒罪子常須自察其用心之大小蔡侯旣被子常留之三年而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有所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誓必報楚遂如晉是時晉雖無盟主之實其承襲世業尚有盟主之虛名所以蔡侯赴愬于晉當時晉之不為盟主也久矣晉於此當因蔡之怒以奉王命會諸侯之師以討楚城濮之功可以再立文公之

霸業可以再興晉既不能與蔡救患方且求貨於蔡侯自此晉失霸蔡被子常求貨無厭見晉尚稱霸主所以赴愬今晉之執政又求貨於蔡侯是脫子常於楚又見子常於晉他到這裏事窮計迫安得不歸命於吳吳人從之卒敗楚於柏舉所以吳之勢自此強中國之勢自此弱中國不如蠻夷何嘗是蠻夷之罪此一件可見大抵中國與蠻夷君子之與小人國家之有權臣常爲消長蠻夷盛則中國衰權臣強則王室弱且如齊景公奢

侈不能撫循其民故驅其民於陳氏且如漢孔光董賢之徒為政不能撫循其民而歸之於王氏蓋天下統一為之君者當撫循其民君不拯救撫循非所以為君及至天下分裂撫循其民者當在霸主霸主不能撫循其勢自然歸蠻夷此中國不如蠻夷皆中國之過非蠻夷之過當時晉既不伐楚會而歸自此失諸侯晉之失諸侯其大者如適來所論其小者方且假羽毛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然羽毛是王者之用鄭人僭用之

故當明貴賤尊卑之等諠其罪不以其僭而不討反借之是與他共為亂此見晉失諸侯處自城濮以來會盟先後固有定秩所以欲長蔡侯於衛者非是晉人不知故事不識先後之秩蓋以其不能舉兵為蔡討楚故欲以此留蔡侯也及至衛祝佗陳成周之封制衛以德封蔡有罪封其委付不同踐土之盟衛成不在叔其弟也猶先蔡祝佗陳許多故事萇宏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非是晉人於城濮之故事不知必

待祝佗說方知蔡以急難愬晉晉不能為他舉兵伐楚所以長蔡侯欲以虛禮留蔡侯其情却如此到得祝佗言出先王之典踐土之故事晉人無辭以對所以不得已從其舊當蔡之初忽然有與楚不俱存之氣晉却不問他罪於楚區區以先後之小禮留蔡所以棄晉即知天下事當從其大者若小者不用却未見得害事釋其大者而用其小則事焉能濟今晉釋其大者而不用故其小節虛禮誠不足留蔡侯此霸權所以移於吴矣

蔡侯吳子唐侯伐楚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四年

吳之伐楚所以入郢幾滅楚論其源流固有自來自子常為令尹貪冒信讒所以致亡之道固非在於交戰之日然當時所以致敗所以速亡蓋自有說當吳伐楚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司馬說令尹與之上下款吳人兵不能與戰司馬欲自後毀舟表裏夾攻之當

時司馬之謀要得子常禦吳人於前司馬以竒兵繞出吳之後使子常聽之則伍員孫武亦無應楚之策勝敗未可知然子常所以敗正緣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然所以喪師幾至亡國全在此子常平日失人心國勢以危使其聽司馬之謀勝敗尚未可知亦未至於亡國惟其私心疾忌謂楚惡已而好司馬怕司馬有功不使之先戰所以敗子常

於國家危如累卵之時尚且忌賢疾能恐他人有功不恤國家之安危此其所以亡大抵看古今亂亡之由無不由立朝之臣以私忌克所以亡看史皇為子常子必速戰不然不免諷喻他這幾句楚安得不亡以此一段看秦漢之後五代以前所以亡國同出一轍往往皆自此忌心當時子常背司馬之約先戰屢戰屢敗至於柏舉之戰楚師大敗子常奔鄭吳自此入郢當時史皇獻謀不用以其乘廣死楚之幾亡生於楚人惡子而好司

馬之一言雖區區能死不過疋夫疋婦自經於溝瀆之諒本不足論看史皇之言半正半邪初間與子常說楚人惡子而好司馬數句便是李林甫盧杞一等人便是李林甫盧杞口裏說話子常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到得子常不用他言出奔鄭他便自死於軍後面一段便是張巡顔杲卿一等人便是張巡顔杲卿口裏說話何故史皇之為人半正半邪後面終至於自死者於是知大段姦偽底人尚自知

恥畏義這箇人平日不會克私意於愛憎勝負之間消磨未盡前面教子常奪司馬之功致於亡楚看他後面死於軍本是一箇知恥畏義底人緣他愛憎勝負之間不曾克私意論其罪考其實與李林甫盧杞罪一等可為學者深戒何況未有史皇之畏義於愛憎勝負安得不十分消磨學者須是切近看這般事方會長進

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四年

伍員與申包胥友謂曰我必復楚國包胥曰子

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同上

申包胥以秦師救楚大敗夫槩王于沂同上

吳闔廬與子胥謀楚與士卒同甘苦服勤盡瘁所以能成功及既入郢之後志滿意得至於班處宮之際爭處令尹之宮其無統紀如此未幾復敗而楚再興大抵天下事居功持勝最難如唐莊宗夾河之戰擒王彥章之徒以服後梁其用兵二十年方能成功一旦入汴之後便放縱田獵所以致亡如杜元凱贊晉武吞吳之後不

能保世之不亂以此知後面一段最難然而當時吳之
謀臣如子胥但做伐楚工夫不曾度闔廬之為人可以
承當得這段事子胥之大缺處在此當時入郢之後若
能誅其君弔其民若時雨降楚何縁得再興其實子胥
專理會得前一段不曾去闔廬身上做工夫後來吳王
夫差與子胥論曰其興也以此得之其亡也以此失之
亦是他自悔之辭當時既入郢楚子自奔於鄖吳既據
楚之都當時楚已自亡了申包胥以匹夫再復楚之社

稷且以吳兵之衆申包胥以耿然之力存楚於既亡之中何故此最要看伍員之與申包胥本是一等人志同道合皆豪傑之士不是碌碌底人伍員以父為楚所殺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我子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當時二人相别已自説定於十餘年之前如范蠡陶朱種德須種得深方始有力伍員便有滅楚之念申包胥便有興楚之念伍員做滅楚工夫申包胥做興楚工夫所以伍員養復楚之念十數年其

發時便能鞭平王之墓夫滅楚之社稷此不是一日做成自一念之力養得十數年到這裏有力申包胥養興楚之念亦得十數年其發時以匹夫之微乞師於秦再興楚之社稷此亦不是一日做成自一念之力養得十數年到這裏有力以此知古人在草野之間所以相期如此做工夫又如此然其為志雖非居仁由義之志在當時可謂有志者如五代時李穀與韓熙載友少時以功名相期熙載將事江南與穀别熙載曰江南如用我

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原見用取江南探囊中物耳已而穀相周世宗遂臣江南果如探囊中物韓熙載在江南並無所聞徒有大言無實事然却不如此李穀遇周世宗之明所以展盡底藴便如子胥遇吳王闔廬所以報讎無不如意到韓熙載在江南所事者李景闇弱之君安能用他與申包胥自奮者不同所以無聞不是大言乃是李景不能用他何以見得韓熙載在江南終日嗜酒猖狂不事事自是荒縱底人亦不見他胷中有

處置後見一兩處說景使熙載使於周是時太祖為殿前太尉已識太祖於潛龍之中他豈是尋常人舉這一件豈不做得李穀事正是李景不能用他所以自放於酒不事事不可以成敗論人如此之類

左氏傳説卷十八

左氏傳說卷十九

宋 呂祖謙 撰

定公

六月季孫意如卒九月陽虎囚季桓子五年

陽虎自平子疾專政及平子卒囚季桓子以陪臣之微而秉一國之政論季氏是彊家大族在平子時親逐君非不彊何故身死未幾便為陪臣據其家如此之速固是說道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又降而自大

夫出又降而自陪臣出僭亂之萌既開彼此相倣天下之大勢都如此須又自就着實處看魯之權所以在大夫者何故正緣有慶父襄仲之難所殺者三君季友與季文子有定君之功自此專權因成弑君之亂此權所以在大夫季氏之權所以在陪臣何故蓋季平子所以能逐君外則諸侯從之内則國人服之豈平子一手一足所能自至皆是家臣彊悍勇知之人為之爪牙搏擊於外乃可如陽虎者實宣力焉於是假借長養他惟恐

他惡不彊但知崇奬他而不知其利在前其毒在後及昭公死定公立季氏長養容縱家臣之禍方出來蒲圃之亂幾亡其所以不亡者僅於一髮天下事利於一時之便其後未有不反為所害者譬如要得放縱肆欲之人服丹藥相似後來血氣既衰未有不為癰為疽反以喪其軀者當時雖得他不義後來為其不義所敗古之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蓋為此也

宋樂祁言諸侯惟我事晉六年

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惟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寅曰必使子往子立後而行料得晉政多門必遇其禍樂祁用其言見溷而行及祁到晉果如陳寅之言為范獻子所執終不得歸看這一段事當時陳寅之謀也自精密因此可論天下大勢考左氏所載本末可以觀春秋天下大勢若是桓文以前諸侯多見於左氏所載凡見於征伐盟會之間皆諸侯自相為謀蓋當時之政自諸侯出故也自雞澤溴梁之會大

夫專盟全不見諸侯言語宋之一會多是趙武等說話大夫之事多見於傳蓋當時之政自大夫出故也及春秋末後一節陪臣執政如陽虎如仲梁懷如公山不狃如北宫氏之宰如樂祁之陳寅是時家臣事迹言語多見於傳蓋當時之政自陪臣出故也以三者觀天下大勢可見政在諸侯縱天子失權然猶自可政在大夫縱諸侯失權尚可整頓到得陪臣名字見於書傳當時大勢亦自可知

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

始尚羔八年

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在春秋時號為周禮盡在魯然而卿大夫羔鴈之制尚且不知因見晉師卿與大夫執羔執鴈尊卑之别方始知尚羔以此見當時先王之禮散在諸國不能備魯最秉周禮尚不知羔鴈之别必待見晉卿大夫執之方且一一修整舉此一條其他禮不備處多

又以這一叚推之當時春秋之末先王之禮散在天下無所統紀正合當收拾時節所以孔子出來删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蓋這時節正是道德仁義典章文物欲散而未盡使當時無孔子都散盡了當時所謂典章文物之備無如魯魯尚不知先王之制其他可知孔子所以問官名於郯子問禮於老聃皆收拾天下之遺文逸典以示後世法然而魯之禮當時是周公之所傳想見無所不備而卿大夫所執正是帝王廵狩之禮修五玉

三帛二生一死贄羔鴈正是卿大夫所執在虞則有五載一巡狩所修在周則有十二年巡狩所修尊卑上下之分全在玉帛采章以別等差魯所以不辨羔鴈亦是周之東遷巡狩之禮久不講故也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家而代位八年

陽虎之亂當時國人皆聽命所以三家皆在其掌握然

而當時欲滅三家垂成而敗非是威力不足亦非知謀不及看得本源他所以欲去三家其本心非是欲張公室不過要得貪其禄位以亂易亂以此見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當時五人不過欲因陽虎去三桓而代其位而已當時使陽虎之事成公室未必張徒以亂易亂而已然陽虎所以不成亦是當時家臣勢鈞力敵自足以相制所以當時享季氏於蒲圃孟氏家臣公斂

處父告孟孫先備陽虎陽虎雖出奔三家雖脫陽虎之禍然而陪臣得志其權卒未能收論來陽虎既出奔其權自當復歸於三家然而卒不能收者蓋所以去陽虎非是三家之功乃是資陪臣之力陪臣展轉竊位據權是去一陽虎又生一陽虎凡事皆如此小人竊位據權亦未有不敗時然其敗出於君子君子得志則公論便正出於小人小人自相攻擊雖去一小人公室之權無緣得振正如陽虎之亂相似若去形迹上看陽虎陽虎

飛揚跋扈及一旦去之卻是公歛處父之謀陪臣之禍於此方生且如漢宏恭石顯欲擅帝室之權蕭望之劉向之徒或死或逐或不得志天下所憂成帝之時恭顯之去論漢室之威權自合復振其所以不振者何故蓋其所以去恭顯又不過一王鳳而已宦官既去外戚又擅權此漢室所以不免於亡學者尚論其勢須看去小人者是誰去小人

陽虎奔齊請師伐魯九年

陽虎既敗於魯自魯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於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不用其策觀這一段事以此知小人所以能入其君奮其詐謀皆國無人故乘間伺隙所以得入當是時齊雖衰尚有鮑文子年九十餘為老成人在譬如人元氣未盡外邪客氣尚

擔當得去以此觀之重臣宿德於國家平居無事未見得力到得邪說將興小人將進變亂之際是時得一重臣宿德如砥柱之在中流優游謀畫變亂為治若使齊無鮑文子又被陽虎專政復蹈魯之覆轍幸有鮑文子在陽虎雖有詐謀要入不得所謂老成尚有典刑正為此及其奔晉晉無人所以有晉陽之危亦是用小人之過何故去齊入不得去晉入得當時齊有人晉無人故也

晉趙簡子盟衛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

八年

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曰敵矣九年

晉侯使涉佗成何辱衛侯當時為他深辱朝國人欲讓

國慨然發憤以衛之小晉不能抗當時晉車千乘在中

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

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

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以衆寡彊弱論

之晉車千乘衛車五百乘晉之師倍衛之師衛侯不度衆弱以一朝之忿招危取敗何故晉人望而避之不能與敵緣他當時慨然發憤立志得堅雖晉甲兵之多亦不能當以此觀之人不可不立志以衛之小慨然發憤立志得堅雖三軍之衆尚自望而避之更不敢與校衛侯既有此志故卿大夫有此志士民亦有此志人皆有此志則人人皆是必死之人十自可以擊百百自可以擊千何況衛車有晉車之半晉人雖多安能當必死之

人所以望而避之事勢如此以此知天下事近而用兵大而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立志在先所謂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當時衛本是會齊齊克夷儀進軍千乘在中牟及衛侯過中牟晉人不敢伐褚師圃且言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果敗此有志無志之辨初不在彊弱之間當時晉欲服衛緣衛侯立志之堅屢加兵而不能服到這裏反卑辭問衛所以叛之故衛人皆曰涉佗成何之辱晉人遂執

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趙簡子遂殺涉佗以謝衛論當時所以辱衛侯非他本心乃是趙簡子之意使非趙子使他誰敢辱衛侯涉佗成何承順簡子之意至於捘衛侯之手其意謂簡子秉政當權奉迎簡子以取敵而已到得衛既叛屢加兵不服是時秉政亦是趙簡子反執涉佗殺之以謝罪於衛不知當時二子所以無禮已實使之就簡子自身上論自古姦雄賣人以自脫都如此自不足論姦雄一時使人為不義後來便賣人以

自脱如司馬昭之於成濟朱温之於蔣元暉趙簡子之於涉佗成何皆是學者當深戒然涉佗成何以匹夫之微而辱國君正是靠趙簡子如山岳不知一旦事勢之變他人以義來責已道理去不得爲涉佗者終不免於戮當此時雖趙簡子亦末如之何矣以此知徒倚權臣爲事不顧義理之所安者未有不反爲所害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墮郈季氏墮費

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十二年

孔子為政於魯墮三家都邑考當時本末自有次序所謂三家兼魯國而有之已四五君矣仲尼驟得政若驟墮三家都邑自常人論之必疑變不可知然考當時事端初不發於仲尼乃仲由為季氏宰發此議又是三家自有此議後來論此却言仲尼不自為謀恐三家萬一不從傷威損重不可復令魯國若使仲由為之從則公室之權自此振不從則不過不從家臣之言仲尼之體貌未損魯國之威權未沮為此論者亦未免為利害所

奪亦未知聖人為政夫子之得邦家所謂立之斯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作而萬物覩仲尼在上同此心者孰不懷同此氣者孰不感況仲由是勇鋭兼人之資感於氣最先者所以為墮都之議而叔孫氏季氏皆從墮郈與費此二人亦非仲由所能令蓋聖人在上他自有所感動仲由特發之耳然兩都既墮獨公歛處父負固而不服何故此閉固難感者所以雖用兵未克如三苗逆命一般若仲尼終為政於魯則閉固者亦須服又

將此事反覆論當時仲尼為政公室之權雖未盡收已不見公室與三家之異昭公時三家與公室相為仇讎到此能與三子入宮登臺當倉卒變亂之時敢如季氏之宮分明見得季氏與國同體了此見聖人感化之功如此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於晉陽午不從趙孟怒殺午十三年

秋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同上

十二月趙鞅入于絳同上

晉范氏中行氏與趙氏相攻觀始者作亂之由與後來范中行氏之所以敗趙鞅之所以再入看此曲折斷之一言不過私之一字為致亂之由當時趙鞅欲邯鄲午歸衛貢五百家於晉陽午不從趙孟怒殺午緣此作亂范氏助他所以致亂之由只緣趙氏豐植其私欲私邑彊大到得范中行氏所以援邯鄲午亦非有公心正緣午是荀寅之甥荀寅又是范吉射之姻親黨更相助到

得趙鞅奔晉陽後來韓簡子之徒言於公欲逐荀寅范吉射之徒亦非是正國家之刑其端亦私意乃欲以私愛立梁嬰父為卿故欲逐范氏代其位韓簡子亦與中行文子相惡欲乘閒逐之范氏助私黨韓氏報私怨外面若欲振綱紀其實是私以此知晉室之亂舉六卿雖或勝或負或存或亡通是一箇私意為國盡皆私意無一人為公晉安得不亡

子貢見邾子執玉高公受玉卑皆有死亡焉十

五年

子貢見邾隱公執玉高公受玉卑皆知其死亡既而果然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左氏雖近然未入聖人之門庭觀其所載多是變移了意不得其眞與論語所載大叚不同惟此一叚獨得其眞仲尼此言乃是深警省子貢處前此初入聖門專恃智辨只去人上做工夫如方人如看二君死亡皆是億則屢中皆是志滿意得之時到此若非聖人有以警省他子貢㸃

檢已分工夫都無專去人上做工夫了正當驕大矜揚之際郤與他萬鈞之石壓倒了許多意見所以後來說紂之不善其忠厚意思與前日方逆料二君死分明是兩箇人何故正如病作而投與藥

左氏傳說卷十九

左氏傳説卷二十

宋 呂祖謙 撰

定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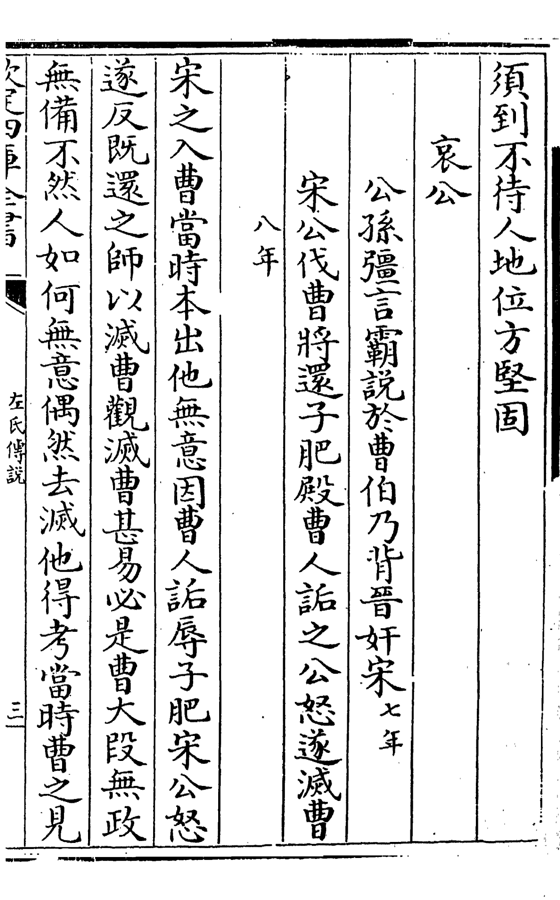
於越敗吳于檇李十四年

吳與越戰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

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到此吳方
為越所敗闔廬傷而死吳之陳所以如此整乃當時申
公巫臣孫武之餘教何故他當時適吳舍偏兩之卒於
吳教他伍乘之法後來又從孫武教宮人戰陳斬其犯
命者則陳法吳人講之精雖闔廬末年尚承餘教遺習
以越之剽悍輕易猶畏而不敢前以此知用兵不可無
法制何故越出其計變吳人耳目終為所敗蓋兵有正
有奇正則可效奇則不可效所謂行列卒伍分布之法

固可傳得千變萬化移換耳目則不可敎若使巫臣孫武之法便不到陳亂地位既無巫臣孫武之臣徒守巫臣孫武之法便到敗處以此知天下之事有傳者有不可傳者闔廬既敗死其子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其復讎之志甚堅惟其立志之堅所以幾滅越國後來何故為勾踐甘言重幣所誘聽太宰嚭讒巨之説志滿意得終為越滅若以常理論之坐薪嘗膽之時為之則易志滿意得之時

持之甚難然觀夫差本源發處其志已不全了所以常使人立於庭出入必謂已是常要人喚省他使其志堅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濕如江河之不可轉移則復讎之念豈有間斷今必待人提起他意思則知他當時工夫已自有間斷隔絶處了所以終至於志滿意得為越所滅學者觀此事最當鑒戒今學者能親直諒之友朝夕警省亦是大段有志之人然而須以夫差事自鑒戒見得人終靠不得志滿意得地位便自見學者做工夫


須到不待人地位方堅固

哀公

公孫彊言霸說於曹伯乃背晉奸宋七年

宋公伐曹將還子肥殿曹人詬之公怒遂滅曹

八年

宋之入曹當時本出他無意因曹人詬辱子肥宋公怒遂反既還之師以滅曹觀滅曹甚易必是曹大段無政無備不然人如何無意偶然去滅他得考當時曹之見

滅任公孫彊為政方欲圖霸背晉奸宋築伍邑于郊當時公孫彊與曹伯論霸大如晉尚且背之近如宋尚且奸之正是用武時節不為無備何故忽然滅得大抵天下事若是根本已虚則禍舋之發不必作意為之雖偶然小小變故皆足以為禍當時曹伯與公孫彊為政以小國單弱之衆外則用兵於諸侯内則興土功民心已離了正如元氣虚底人不須十分病可以致死雖一飲一食一起一居間稍將攝不到便足以致死國家到得

根本民心已離雖甲兵之利城池之固皆不足恃以此知古先聖王所以培養根本者以此

齊師伐魯冉求為季氏謀一子守二子從季孫

曰不能十一年

魯哀公時不特魯國勢衰到此三家之勢亦衰孔子所謂禄之去公室三桓之子孫微矣正是三家衰時節始者三家之彊同心併力以弱公室相救如左右手到得中間雖有間隙然急難之際尚為一體如昭公伐季氏

時叔孫氏實救之陽虎欲殺季桓子孟孫氏實救之到得哀公之世三家各自為政都不相應及齊師伐魯當時冉求為季氏謀言以一子守二子從季氏則以其力之不足以使叔孟二子冉求又欲使之居封疆之間季孫又以冉求之言告二子二子不可到此雖當患難之際皆不同休戚了所以齊師得至其城下冉求又畫背城而戰之策論來此是下策了到此孟孫叔孫尚不肯向前同出力直待冉求激武叔了方退而蒐乘豈惟魯

之勢衰三家之勢到此亦衰蓋齊師至其城下論來正同舟遇風胡越相救之時他尚未肯向前看此一段魯之國勢如此衰固是可慮三家之勢如此衰却自可喜故此却是轉移時節魯自此若無所作為因循拱手待之則魯之國勢固與三家之勢俱至於削亡若能用君子因三家之離心以收公室之權則亦尚可整頓在何故却此正是轉換時節哀公處此時卒至於亡蓋以有君子而不能用也三家如此離心論來齊師至城自合

便趨於亡然猶能粗支持者則又出於孔子之徒初間是冉求迂回委曲晝數策得三家出師後來又得冉有用矛以入齊師及樊遲為右所以能退齊師而魯之社稷未即泯滅者皆孔子之徒之力也當時孔子既不用於魯孔子之徒亦不為魯用尚餘二三人仕於魯可以退疆敵存危邦以此知君子初不負人之用

伍子胥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十一年

伍子胥以忠諫為夫差所殺夫差失道固不足論若論

子胥之死亦自有可愧處子胥奔吳輔佐闔廬吳自此大論子胥之於吳為宗臣當與吳俱存亡到得夫差無道子胥極力忠諫奮不顧身以此而死固無愧然當時子胥死却不然當時子胥出使見夫差無道屬其子於鮑氏以為後計此心全不是公以私心間雜於其間既是為吳宗臣吳存則俱存吳死則俱死却愛其子要使宗祀有主其意以謂已事吳固當以諫死而子嗣先世不可便絕所以屬之鮑氏而之他國使宗祀不殄他當

時未必自把做私心看自以為兩下都安排得好不知纔顧慮便是私心了然看子胥之所以死本不由於忠諫正縁他有二心以此而死豈不有愧然則為子胥計當如何使子胥當時事吳初不為吳宗臣則三諫不聽去之可也今既受闔廬之托自當與國存亡更無顧慮若能以此處心雖進之比干之徒可也今以此而死與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大段不同

孔文子將攻大叔仲尼對以甲兵之事未之聞

十一年

左氏於定哀之閒載孔子事甚多其閒皆傳聞之失實此以知左氏本不曾登聖門使其得與聞孔子謦欬之末則必不如是之訛錯觀其載孔子對孔文子一段事正是左氏不曾登聖人之門分明證據蓋左氏載孔子答孔文子之辭與論語載衛靈公問陳孔子之對一般若是對兩人之問無緣句句相似蓋當時本是一事唯弟子得其眞故言衛靈公左氏不曾登聖門故以孔文

子載之舉此一事則其他皆可知

越子伐吳為二隧十三年

越之謀吳自哀公元年勾踐棲於會稽自此便做謀吳工夫其次第機謀甚密當時有大夫種范蠡深於知兵始者事吳皆如臣妾到得吳伐齊率其衆卑身以朝蓋欲以此驕吳之心使皆無後顧之患一意從事於中原到得十三年夫差空國盡出以爭諸侯為黄池之會正是可乘之機越王於此方出兵伐吳蓋吳腹心臣既死

又空國出在外所以守國者皆庸人此越所以沼吴之師其戰亦有本末當時所謂信臣精卒悉皆在外所與抗越師者不過太子友王孫彌庸之徒皆孱弱不足勝之人然初間與越戰彌庸尚且獲疇無餘王子地獲謳陽如何能以孱弱之兵勝越養鋒蓄鋭之師蓋此正是兵法示之以不能先與他一敗所以驕吴人到得越全師至果然大敗吴師入吴他當時分兵為兩道所謂越子全師是一道疇無餘謳陽所將皆寡弱之師委之於

敵此有兩意一是驕吳人之心一是吳人敗越孱弱之師其兵已困及全師至所以不能敵然越既入吳國何故不盡滅必先退而後復滅之蓋當時越入吳不過能勝孱弱不足勝之人精鋭之卒隨吳王在外者尚多若便滅吳吳王之歸雖無道若收合餘燼以戰却自未可必故越之退所以嘗試吳王若吳王經此大變側身修行吳如何便滅得惟其經大變而不以為事遂一舉而滅之此是大夫種范蠡之深謀

陳恒執公于舒州十四年

齊陳氏之亂始於景公而成於簡公自子雅子尾相繼而没陳氏已竊其柄後來景公嫡庶不明陳氏又專立君之功封殖至簡公時陳氏之勢已成簡公却欲闞止為政所謂闞止初非深識遠慮之人不過當時從陽生有道路之勞因此得寵是左右近習之人而已看他所以謀陳氏甚踈淺而無術所謂陳豹乃陳氏宗人當時要謀百年深根固蔕之族深慮遠謀猶恐不濟今見他

宗人略可喜便以本謀告之謂欲盡逐陳氏而立女其輕淺無謀可見此所以殺其身陳以此而興齊以此而亡然以事勢論陳氏當時尚有可圖之理闞止是左右近習之人驟使為政尚能分陳氏之權觀陳成子憚他可見此與魯昭公欲逐季氏不同當時盡收一國之權人誰間得他若陳氏則不然觀諸御鞅言於公則曰陳闞不可並君其擇焉闞止小人固不足道然擇用之權猶在齊侯當時若得深識遠慮之士豈無可圖之理唐

文宗時宦官日盛當時用訓注宦官猶自稽首迎拜尚自畏宰相在然所以致甘露之禍正緣注淺無謀陳氏尚有可圖緣用闞止所以成陳氏之勢宦官尚可圖緣用訓注所以遂成宦官之勢圖之不可不審如此考當時禍端却起於陳豹陳豹當時欲使公孫言已要事闞止公孫所薦陳豹之辭乃云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故緩以告以此事論之公孫之薦所謂謀而不忠持兩端之説若以

正理論他却是反覆傾險之人固不當薦雖知他不當薦又恐違他人情不得不薦他所以又曰吾憚其為人故緩告此二句使我知他難保持兩端使他自擇當時使全遮護他專說陳豹之美此猶可恕今既知其如此而持兩端之說他日陳豹敗時以為我曾說了罪不在我此其人深可誅

宋向魋請享公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公知之與皇野謀召左師同發兵魋奔衛十四年

向魋自有寵其跋扈難制至於有殺君之謀要得享宋公而殺之宋公先知之與左師謀伐向魋向魋戰不勝遂入曹叛繼宋圍曹要執曹子弟以自固魋不可民叛之此事始末大槩如此然此事尚多可論者向魋自宋公封殖長養非一日前此奪馬請行哭之目腫其崇獎他可見大凡人君之養臣須養之以道若縱以奢侈崇獎他到奢侈之極他自然是不奪不厭其勢不至於殺君不已他當時要設享召公以日中為期宋公偶先知

之與皇野謀名左師同發兵看此尚有周制在其大者且論發兵當時與司馬謀既定司馬却請瑞葢當時兵雖掌於司馬必請瑞而後敢發以此知周之制度兵雖散在鄉遂與卿大夫之家固各有主掌非得君之符節則不敢發此其大者若論其小者當時司馬詐君命召左師來却言迹人來告今官載周禮掌山澤之事以此知周之官制尚見於周之末當時要攻向氏其父兄故臣皆曰不可其新臣却聽命是何故蓋父兄故臣家世

仕於桓氏漸染其惡但知有臣而不知有君故不肯攻新臣是新仕於他尚漸染未慣畧知君臣之義所以君子居必擇鄉游必就士正怕漸染深了向魋既入曹他所以質民乃却言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遂舍之何故一二日之間其心便不同前日犯弒君之大惡而不顧今則却為恐斂怨於民寧是出奔此見得姦雄之人最能擇利害處前次在國秉大政事成則享大利所以寧負惡名而不恤今則退保一邑已不能與一國抗恐

徒然斂怨於民所以先做活路出去此非他能遷善改過却是他最能擇利害處左氏載司馬牛一段事甚詳觀他當時顛沛造次皆不失義自向魋未出亡時故嘗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他已知有他日之禍其既亡宋公初未嘗逐司馬牛他已先出奔蓋謂兄弟既有謀逆之惡則已亦不當處此國遂適齊而向魋亦奔齊為卿司馬牛致其邑示不與他同政大凡人激昂為義第一次尚易若至于再至于三屢經顛挫而不悔非學力不

能司馬牛亦是在孔門曾經做工夫了所以能如此

楚子西召子木之子勝為白公葉公言無乃害

乎弗從秋果殺子西十六年

楚子西召白公所以致亂之由亦當深考當時既不聽葉公之諫召白公使處邊境子西既不信葉公能委任白公亦得蓋知他是素剛底人凡事能殺其怒使不至於甚亦無緣作亂他使者請伐鄭欲報父讎子西許之不起師及晉人伐鄭子西反救鄭凡事都激他怒所以

速成他殺子西之謀他當時厲劔欲殺子西他直言告子期之子平子西聞得恬不為怪反以為白公必不至此正緣輕忽他過了所以致亂大凡人心所信固有邪正不同若不信正人則信邪人必篤何故他心在這一邊今子西既不聽信葉公之言何故於白公又不篤蓋天下事不可以等閒看了當時子西存楚於既亡之餘負如此大功遂於天下之事皆以等閒處之所以葉公白公兩無所信殊不知他日之禍又發於前日之所謂

等閑視之者古今人於志得意滿之後皆不能保蓋為此當時白公與石乞謀不過欲得五百人尚不能辨子西以堂堂楚國之衆若欲敵他甚易正縁把做等閑看了

越滅吳 二十二年

越之伐吳始也因吳人為黄池之會乗其虚以入其國自太子以下皆見執其再也以三軍潛涉敗吳及其三也以二十年方圍吳夫越已三加師於吳方能圍吳之

國論來夫差自黄池之會以前勞民力肆彊暴其國根本虛了到得歸自會則已為越所入覆其根本何故又須到三加兵方能圍吴到此已二十年了而師在吴城下又且兩年方能滅人之國何故只緣他基業厚了吴自巫臣教戰法自諸樊以至闔廬撫循其民從事於耕戰甚久雖夫差二十年戕賊其本根勾踐二十年養成兵力也須用二十年工夫觀越三師於吴在吴城下又兩年方能入其國以此知非二十年工夫也不能克以

此見古人立國其根本之固皆如此若後世則不然秦并吞六國全有天下其基業非不壯然陳勝劉項一呼不一二年便滅秦隋并吞南北兼有天下却到李王劉唐一起三兩年便滅隋所以如此正緣無根本了大抵觀人之國惟於國勢危亡時方見得根本厚薄譬如兩人同受病固是必死之病然一人元氣盛其死必緩一人元氣弱其死必速

晉荀瑤伐齊言何必卜 二十三年

晉荀瑤伐鄭齊陳成子救之二十七年

晉荀瑤圍鄭門于桔柣之門同上

知伯以貪與驕亡其族為韓魏趙所分然知伯所以亡非委靡之故乃是才能知勇過人伐齊之事是知伯始見於傳他出來做第一件事觀當時伐齊之由見齊師馬駭知齊人之謀長武子請卜却之卒敗齊師他初為政小試之勇便能摧堂堂之大國殊不知此一戰正是他覆亡根本之始他所謂恃其智勇固是本來如此然

自輕而重自淺而深郤自因有功了漸漸去看他前面郤長武子請卜一段自是輕敵寡謀然猶自近傍正理言語有次序自此一戰既勝之後言語略無倫理至於後來二十七年伐鄭齊陳氏救鄭他所以告陳氏之辭都無道理了所以成子亦知其不能久陳為楚滅與鄭元無相干晉用兵本是報怨與救陳亦無相干他到此大言略無道理如此用之於彊國看他此後與向來請卜之辭大段不同他非病狂喪心下視一時人敢為無

稽之言以陵跨驕轢人蓋到此漸漸滿了及後來悼之四年晉又圍鄭知伯門于桔柣之門使趙襄子直入門去知伯與趙襄子本並列為卿今乃頤指氣使役以一卒之事此全不近道理了蓋驕縱漸長正緣知伯勇悍所至有功所以湊成他到得全不近道理地位看他事一段深一段觀趙襄子對知伯以為主在此知伯乃言惡而無勇何以為子此全是以醜言詆他趙襄子以為能忍恥庶無害趙詳觀左氏記此數句甚有意若畧看

時只說道襄子能忍恥左氏之意不專在此下又言知伯不悛一句可見蓋當時知氏趙氏並是彊家横勢相與低昂趙襄子由是忌知伯若是有謀人到此須自修省知伯全不以為事所以至於亡左氏之意蓋如此

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二十四年

哀公欲立嬖妾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問何故無之乃以禮對此見得曾秉周禮他宗人尚能執禮如此固是秉周禮然以是見仲尼風化所及且以立夫人

一事論之仲子是妾天王歸其賵則因以仲子為夫人矣成風是妾僖公以所生之故尊為夫人當時之宗人初不曾諫以此見仲尼風化所及若就宗人論之如前此夏父弗忌為宗伯躋臣於君所謂宗伯豈能守禮孔子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其風化之餘者尚可見當整頓禮之初見於宗人能守當整頓樂之初見於大師摯之適齊惟夫聖人一振禮樂雖賤有司亦能守如此使自為政則三年有成信何難者

中行文子告陳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二十七年

范氏中行氏將伐公齊高彊言三折肱知為良醫定十三年

中行文子既為晉所逐出奔於齊到得齊與晉師相持所謂中行文子告成子欲以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陳成子以其與晉有謀他方悟而有始衷終之說學者最當深察此天下一事一物皆有始衷終若看得始不

見得衰若見得終不見得始皆是見理不盡若中行子在晉豈能察始衰終之理蓋其在困亡患難之中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所以言吾乃今知所以亡觀吾今知之語則知文子自出奔之後方纔講論到此以此知患難進人如此且如中行氏之亂齊高彊在晉范氏中行氏將代公高言三折肱知為良醫亦是經患難後方見得如此

左氏傳說卷二十